



记得有次参加文学研讨会，开始时一切如常般地报告、讨论，直到有个德国人发言，他的题目很好玩，说他一直听中国学生说起“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他不知道那是什么瓜，他问其他人，其他人也说不清楚。所以他决定要好好考证那个“瓜”。然后他举凡各种文献，底下的中国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点评的老师也很配合，说我们中国的“瓜”，从《诗经》里就有不少了。

外国人似乎总能找到特别奇怪的研究问题，许多都出人意料。譬如我念博士的时候，同门学弟就做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孙悟空为什么只吃桃子不吃香蕉”，一方面这当然和《西游记》所记载的地域种植环境有关，另一方面也有根本不是中文系的同学提醒我们说，野生香蕉根本就不能吃。我们现在吃的香蕉都是人工培育的，猴子才喜欢吃。老师听完就很感慨，对我们说，“小说并不是写给中文系的人看的啊。”

文化差异制造全球化的经济

财富，也会制造乐趣。我有一个做电商生意的朋友，卖小商品给外国人。我问他什么东西卖得最好，他想了想，手摇发电机。外国人喜欢环保，手摇一个小时的，给手机充百分之十的电，卖得老好的。我问他还有什么呢？他说还有圣诞节假期布置品，比方在私家车上装一个红鼻子两个耳朵什么的……稍微一蹭就坏了，算消耗品，卖得超好。“真是奇怪啊”，他强调，“手摇一小时充百分之十的电”，百思不得其解。但也许人家觉得自己做了特别有意义的事，创造了快乐。

最近读了一系列外国人写上海的散文集，其中之一是《环绕上海》。作者是美国人施克明，一个艺术家。20世纪20年代初的一个初夏，施克明乘坐蒸汽船跨越太平洋来到上海，走遍了长江中下游多个省市，上海、南京、苏州、安庆等等。他的旅行从租住苏州河上的“住家船”开始，有意思的是，他给住家船“老大”起了一个很特别的绰号，叫“拿破仑”。因为他看起来矮

小、结实、神情凝重，站在船头的样子好像在沉思，“‘拿破仑’让船夫在甲板上排上一排，升起一根可以移动的桅杆，并沿着桅杆横架起一根竹条，再升起一块方帆……”看起来真像那么回事，但是我想，上海人是绝对不会把苏州河上的舢板船主叫做“拿破仑”的。施克明还给拿破仑的舢板起名叫“启示号”。

水域上海

张怡微

这些奇异的绰号居然自动延展出了奇异的画面，具有别致的诗意，是词语本身创造的神迹。譬如施克明写道：“每年有几个月的时间会下雪，地面上会积雪，水面上也会漂浮着冰块……他们依然会像‘拿破仑’和其他人一样毫无怨言，接着去捡煤块。”所谓的煤块，是过往的蒸汽船扔到河里的，船工把一根绑在竹竿上的木勺伸到河底捞东西，他的年轻的妻子则提着筛子，挑出小块的未烧尽的煤块并保存起来，“这正是他们的生活”。如今的上海极少有雪，冬天依然是寒冷的，苏州河上也没有打捞河底煤块的船工家庭了，更没有撒煤的蒸汽

船。这幅上海生活图景，仅仅相隔不到一个世纪就令人感到那么陌生。更令施克明觉察到文化差异的是，“每当农历新年来临，他们会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们一起庆祝。并不是欢庆即将到来的一年，而是感激已经成功度过了过去的几个月！”

这借由他人之眼阅读上海的过程，近乎冒险的旅行。冒险穿越回我们最熟悉的城市令人陌生的历史情境中，居然都是带着水意的，这也是上世纪的上海留给外国人心中最直观的、最感性的印象。其实追溯上海的路名，带着浜、泾、塘字眼的真不少，如今镌刻在地铁站名里，多少是古怪的。借文学之名，我们才召唤出间接的经验。譬如《环沪漫记》是一本相似的、我喜欢的书，“川沙”一篇开篇就写，“江南制造局对面附近有一条河叫做白莲泾，河的尽头便是川沙镇，即是沙之川的意思。从这条河进去不远，对面就是董家渡码头，路过的第一个地方叫作六里桥……”

如今我就住在白莲泾路附近，却无从涉渡时间之河中的上海了。



一家小书店往往因为经营别具一格的书籍或咖啡，成为标识和招牌，但也有例外，有时仅仅因为一只驻守的猫咪，而成为一景，逗引读者流连忘返。

香港旺角西洋菜街，叠床架屋的一幢幢唐楼内，隐藏着一家家独具特色的小书店，这些书店因底层铺面租金高企，多半设在楼上，因而被统称为楼上书店。往往好不容易在广告牌丛林里费力地找到书店的标识，还需爬上陡峭狭窄的楼梯，才能推开一道道狭小的门扉。以往这些书店在二楼者居多，近年来却大有“更上层楼”的趋势，序言书

书屋猫主人

张楠

屋就设在了七楼。也许因为高居七层，多年来我竟忽略了它的存在，近来承蒙一位友人的热心引荐，才得以光顾。当然，七楼不可能再奋力攀爬，而要坐电梯上去了。老实说，比起我常常光顾的乐文、开益、田园这些旺角的楼上书店，序言书屋里的书籍算不上种类齐全，不过店面却大了许多，还设了咖啡座。顺便一说，到了此类小书店，我总不忘喝上一杯。书店里的咖啡无非是拿铁，或卡布基诺，但因混合了浓浓的书香，总是别具风味，去年赴台有幸住在台大的一家客栈，不远处就有一家叫胡思的小书店，专营旧书旧刊，前来光顾者多是台大的师生。在那里不但能淘到六七十年的旧书，还有浓郁的咖啡相伴。短短几天，我迷上了这家书店，也不知何时还有机会再来光顾，竟办了会员卡。序言书屋也一样，在浏览了书架上的几本书后，我就办了会员卡，并与朋友各叫了一杯卡布基诺，还未来及呷上一口，就被眼前的一只猫吸引了。

这是一只黑猫，它盘踞在一只高高的案几上，奇怪的是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知是睡着了，抑或在假寐。很快我发现它其实瞎了一只眼睛，那只闭合的眼睛处深深凹了进去。它有着怎样不堪的身世，抑或遭遇了什么不幸？我向它投去关切的目光，并猜度着它的身世。它却一动不动，静静地打量着四周，似乎在告诉我，放松下来静静地看书。我拿起手机，对着它连拍数张，它也不闪躲。常常见过盘踞在别处的猫，斜倚在女主人的臂弯里或是松软的沙发上，一副慵懒、娇贵的神态，仿佛已随主人跻身于贵族之列，你如果想伸手逗弄，它便飞一般逃身，伴随着被冒犯的凄厉叫声。当然，对待眼前的这只黑猫，我还不致造次，因为又有顾客推门而入，它赶忙起身跳了下来，似乎去迎接了。它的这种举动，让我以为它就是这家书屋不折不扣的店主。事实上，收银台前，戴黑框眼镜的女店主一直忙碌着账本，根本无暇暇来读者，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只黑猫的存在，她才如此放心吧。我忽然要找一位朋友嘱托代买的书，如果不是想起眼前的黑猫不会说话，我真的要开口向它询问了。

这只黑猫让我想起不久前读过的一位叫志敦子的日本女画家所著的绘本《小店里的招牌猫》。作者常为在小店里邂逅的招牌猫怦然心动，便矢志通过画面表现出来。她下的是与另一位日本插画家妹尾河童一样的所谓“螺壳壳里做道场”的功夫。为了搜集资料，准确再现小店的面貌，她会在店里泡上五六天，测量店内的每个角落，并在笔记本上绘制平面图，更重要的是她还要与店内的招牌猫厮混和亲近。因此她笔下的小店不但得以真实再现，而且那一只招牌猫也无一不是彬彬有礼摇曳生姿。它们命运多舛，有的流浪街头，有的双目失明，命悬一线，却被好心的主人发现，予以治愈并且收留，它们分别有一个个形象的名字：萝莉控、奶牛、茶茶、丑姑娘……

我想，这位日本女画家若是邂逅了序言书屋的猫咪，也一定会欣然将黑猫收入她的书中。

我有很长的日子未去序言书屋了。事有凑巧，有天我在公众号里居然看到了序言书屋的消息。原来与我一样，也有许多读者在为那只小黑猫着迷，它的名字叫未未，店主栏里赫然写着它的名字。它与《小店里的招牌猫》的众多猫咪有着相同的际遇，是一只流浪猫，也不知它曾遭遇了怎样的飞来横祸，书屋主人遇见它时已失去了一只眼睛。书屋主人慨然收留了它，并将店主的职位“让”了出来。是为了抚慰它不幸的过去，也给它一个幸福的未来——为它取名未未，是否就含有此意呢？

曾经与蟹打交道

陆伟俊



故事要从45年前讲起，记得那年，我是19岁青春小伙子，中学毕业分配到崇明新海农场十四连队的第二年，被魏连长指名当上了水稻培管员。

当水稻培管员起早摸黑很辛苦。记得清明节前后的凌晨四点钟，天还没亮，人们还在熟睡之时，而水稻培管员已经赤着脚到冷水刺骨的水稻田准备种早稻。有时打开水闸需要放水4至5个小时，水稻培管员在田间奔来奔去，有时还要放水到深夜。水稻培管员要一丝不苟地坚守岗位，为了配合水稻田施肥，水稻培管员要用尺去测量水位，做到放水适中，有时下大雨暴雨水稻培管员要及时排水。我和小金要负责连队180多亩双季稻水稻田培管不出差错，难度可想而知。

当然，水稻培管员也近水楼台先得月，比如：一到5月至6月份，水稻田里游来游去的河鲫鱼多了，7月至8月份，水稻田里有黄鳝和成对的甲鱼玩耍，9月至10月份水稻田里的蟹蠢蠢欲动，我和小金随手可得。正赶上我和小金发育时期，这些水产品成了我们餐桌上的营养美食，这在当时艰苦的生活环境中无疑省了一笔大开销。

值得一说的是，我以前对蟹特别感兴趣，也曾经对蟹进行试验，将捉到的蟹放在脸盆里养着，里面放着小螺蛳作为饲料，过几天去看，蟹将小螺蛳吃个精光，再过几天去看，蟹因吃不到饲料而都逃走了。令我不能理解的是，在水稻田里有时横爬飞快、有时捉迷藏的蟹不是挖洞似挖洞，把好端端的水稻田挖了七孔八洞，使水稻田里的水从洞里漏掉，“赶快补水！”我只能先补洞后再请求总放水员补水，这一补水起码要花2个小时。这还不算数，蟹还会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到别处继续挖洞，我和小金干脆逐个对水稻田的蟹进行捉捕。一段时间，弄得我和小金焦头烂额，好在老天爷帮忙，这段时间下大雨打雷，我和小金又杀回马枪将钻出洞外的蟹一网打尽，以保障水稻正常成长。

又过了一年多，我从崇明抽调到上海市区后了解到：活跃在水稻田的蟹属于崇明清水蟹，它的学名叫中华绒螯蟹，又称河蟹、毛蟹、大闸蟹，是一种经济蟹类。因其两只大螯上有绒如毛，故崇明本地人称之为“老毛蟹”。它之所以有特色，主要是由于亲蟹繁殖的蟹苗，出生地就在崇明的长江口水域，肉质格外细嫩。

清晨，独坐窗前看雨。这江南的雨，缠缠绵绵，裹着凉风，勾起心底无尽的思绪。我知道自己又在想念母亲了。

母亲一生勤劳，从我记事时开始，她的身体状况似乎一直都不太好。那个时候，父亲在远离家乡的一座小镇为生计奔波，家里就是母亲和我，还有两间茅草屋，在清贫的岁月中，静静期盼远方的好消息。

为了追逐梦想，多年后我也离开了家乡泰州，来到沪郊金山工作。除了平时的书信往来，每到春节，我都要从朱泾乘两个多小时的火车，赶到十六铺码头乘船回家看望母亲。每次行至村口，远远地总能看到她坐在那棵老银杏树下等我，浑浊的眼里泛着泪光。那种只有母亲才有的慈祥眼神让我终身难忘！

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我的假期很快就要结束了。临走前的那天清晨，母亲兴冲冲地跑去市场割了二两纯猪肉，午间为我做了一盘青椒炒肉丝。这应该是我味蕾感知最好的一道菜了，至今唇齿留香。餐后，母亲照例

煮了10个草鸡蛋，说是冷却后让我带着路上吃。其实轮船上也就一个晚上，有餐供应，但她总是担心我吃不饱。简单的行囊被她理了一遍又一遍，

小孩子们居然在老妇的怀里睡着了。母亲的节俭远近闻名，即便后来家里的经济条件逐渐改善，也未曾改变她的这一传统“习惯”。每年我回家探亲，母亲总是瞒着父亲，悄悄地把我攒了一年的钱，用手绢小心翼翼地包好塞给我，然后小声对我说：“儿啊，这点钱你带到金山去，给杰杰（我儿子的乳名）买点玩具，我这儿还有，你就放心吧。”我又怎能忍心收她的钱呢，可无论怎么推也推不掉啊！

只是每次，当我打开手绢的一刹那，眼泪总是止不住往下掉。手绢里包的，除了平时寄回去的“大票子”，还有许多表面已经泛黄的零星纸币，边角全被她细心整平如熨烫过一般服帖，点一下钱款竟然超过寄回家的总数。

再后来，日子终于富裕了。似乎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了母亲……

后来，什么都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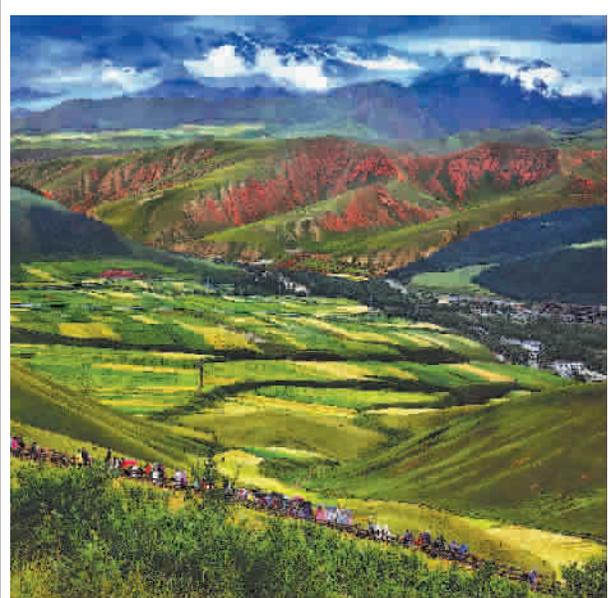
秦万年

促的敲门声传来，一个老妇人抱着左手脱臼的小毛头前来求助。襁褓中的孩子，哭泣声撕心裂肺。母亲的诊疗从拉家常起步，揉揉捏捏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小孩子居然在老妇的怀里睡着了。

母亲的节俭远近闻名，即便后来家里的经济条件逐渐改善，也未曾改变她的这一传统“习惯”。每年我回家探亲，母亲总是瞒着父亲，悄悄地把我攒了一年的钱，用手绢小心翼翼地包好塞给我，然后小声对我说：“儿啊，这点钱你带到金山去，给杰杰（我儿子的乳名）买点玩具，我这儿还有，你就放心吧。”我又怎能忍心收她的钱呢，可无论怎么推也推不掉啊！

只是每次，当我打开手绢的一刹那，眼泪总是止不住往下掉。手绢里包的，除了平时寄回去的“大票子”，还有许多表面已经泛黄的零星纸币，边角全被她细心整平如熨烫过一般服帖，点一下钱款竟然超过寄回家的总数。

再后来，日子终于富裕了。似乎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了母亲……



青海祁连地处祁连山中段腹地，有森林、草原、冰川、田园，绝色风光得天独厚，素有“东方小瑞士”之称。登上这里的卓尔山眺望，可饱览祁连美景。八月上旬的一天，我们顶着凉风凉雨，穿上雨衣雨靴，沿着长长的栈道走向卓尔山山顶，一路风雨相伴，亦别有一番况味。

海拔4300

米的卓尔山上有一座烽火台，是修筑在西夏王朝烽火台的遗址上，属这片景区的制高点。我登上了烽火台的顶层，此时恰好雨歇，被雨水洗涤过的景色，清静地在我的镜头里定格：朵朵白云在山头移动，遮住了远方的雪山，却假装成积雪的样子。丹霞地貌的山崖起伏叠嶂，

深红色的肌体尽显热烈、强壮的气魄。山脚下的村屋若隐若现，仿佛还有袅袅炊烟。山坡上的色块相互交织，那些黄色方块是即将收获的青稞，绿色方块却是黄花谢尽的油菜。

如果我早在半个月前来到此处，这块颜色正好相反，那就是菜花黄青稞青，同样斑斓，同样悦目。我由衷敬佩这里的劳作者，他们竟把田园描绘得如此得体如此美妙。再遥望走在栈道上的游客，那红红绿绿的雨衣，五颜六色的雨伞，也构成了一道鲜活的风景区。

我们下山时，雨点又飘洒起来，此时的烟雨祁连像是罩着面纱的新娘，显得羞羞答答，平添了几分神秘气氛。

美哉祁连

李京南

摄影

七夕会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